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对于弘扬中国茶文化很有意义。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一方水土养一方茶。各茶产区的茶文化,烙印着地域的印记、承载着民族的回忆,正在非遗的保护传承和发展中,历久弥新、走向世界。

茶乡采风

杭州“双绝”

一个地方就有一个地方的饮茶方式。在杭州,虎跑泉、龙井茶被称为杭州双绝。杭州人的生活里,也深深地烙下了虎跑泉龙井茶的生活印记。

12月14日,《虎跑泉龙井茶 杭州人的饮茶生活方式》登上了央视新闻台。西湖龙井茶之名始于宋,闻于元,扬于明,盛于清。

北宋高僧辩才归隐故地,他在狮峰山麓开山种茶,品茗诵经,以茶学文,苏轼、苏辙、秦观等人纷纷到访。从那时起,龙井茶开始见于文人的诗文中。秦观在《游龙井记》中就写道“老龙井有水一泓,寒碧异常,其地产茶为两山绝品”。

龙井茶的出名,大约在明嘉靖至万历年间。明嘉靖二十二年,明人田汝成所著的《西湖游览志》第四卷“南山胜迹”证明龙井茶已声名远播。至清代,龙井茶俨然脱颖而出,以“御茶”扬名。

虎跑泉水晶莹甘冽,居西湖诸泉之首,和龙井泉一起并誉为“天下第三泉”。

相传唐元和十四年高僧灵隐中来此,慕虎跑风景灵秀,却苦于附近没有水源。正待离去,夜间忽梦见神人告之:将遣二虎移南岳童子泉至此。次日,果见二虎跑(刨)地作穴,清泉随即涌出,故名虎跑泉。

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品上好的茶,不仅茶叶重要,用来泡茶的水也很重要。虎跑泉水水质好,矿化度不高,烧开后少有水垢,冲泡西湖龙井茶能够最大限度地还原茶的醇甜,龙井茶与虎跑水是名副其实的“西湖双绝”。

真可谓好山好水出好茶!

(金晶)

老海拾贝

钱锺书、杨绛与茶的故事

周重林

钱锺书《槐聚诗存》中有诗《赠绛》:黄绢无词夸幼妇,朱弦有曲为佳人。翻书赌茗相随老,安寝忘尘视此身。

诗中用了李清照记与赵明诚读书往事:“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杯中,反不得饮而起。”纳兰容若读后心有戚戚焉,写下了千古名句:“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钱锺书的学生许渊冲,在为李清照喝茶的故事进行英文翻译时,还特意将文中的茶叶问题请前请教。可见钱锺书懂茶。

钱锺书在1958年版的《宋诗选注》里解释陆游《临安春雨初霁》一诗,对“晴窗细乳戏分茶”的“分茶”解释为“鉴别”,这是用了宋徽宗在《大观茶论》里的词语,鉴别茶的好坏。1989年再版,他更正了说法,把“分茶”解释为宋代流行的一种“茶道”。举证的有王明清《挥麈余话》、杨万里《诚斋集》、宋徽宗《大观茶论》,并借用黄遵宪《日本国志》说出日本点茶“同宋人之法”。

到牛津大学求学时,学校老师喜欢吃下午茶,他们教会钱锺书和杨绛怎么做茶。先把茶壶温过,每人用满满一茶匙茶叶:你一起,我一起,他一起,也给茶壶一满匙。四人喝茶用五匙茶叶,三人用四匙。开水可一次次加,茶总够浓。

钱锺书受牛津大学下午茶的影响,喜欢上立顿袋泡茶。归国后,一时买不到。杨绛就自己拼配,她用了三种上好的国产红茶:滇红取其香,湖红取其苦,祁红取其色。

杨绛小时候听到过不少茶故事。比如,洋鬼子吃铁蚕豆,吃了壳,吐了豆,摇头说:“肉薄、核大,有什么好?”洋鬼子煮茶吃,滤去茶叶,喝茶汤,皱着眉头说,涩而无味,有什么好?长大后,杨绛考证了一番,果真如此,钱锺书便把这种西洋吃法写到了《围城》里。

钱锺书和杨绛的女儿钱瑗也是他们的读者。钱瑗评价,妈妈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爸爸的散文像咖啡加洋酒(whisky),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

吴昌泰与钱锺书、杨绛交往近二十年,每次到钱家拜访,大部分时间都是杨绛为他倒一杯绿茶。有一次,却是钱锺书泡茶,吴昌泰发现泡的是红茶。有时候,也会喝到日本茶。吴昌泰写了有关钱锺书的文章,请二老帮忙修改,杨绛只改了一个字,把“青茶”改成了“清茶”。

杨绛晚年喝茶,怕影响睡眠,投放茶叶不超过10片。她喜欢用旧式的礼仪待客,每当给人端茶时,总是用一个旧式的茶盘,将茶盘上的茶水递给客人之后,再双手托着茶盘一直背朝里屋退下。这是“却行”之礼,是一种旧式的礼节,即便是来访的客人是后晚辈,杨绛也始终保持着这样的礼数。客人离开时,杨绛总是面带微笑送到门口,再由钱锺书送到楼下。

钱锺书《围城》的主角叫方鸿渐,与茶圣陆鸿渐同名。陆鸿渐出自《周易》的“渐”卦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是大吉,意思就是大雁从海上飞来,看到着陆地,其丰满的羽翼已成大羽。

一盏闽茶飘香海外 ——2022年“闽茶海丝行”走进马来西亚

本报记者 王惠兵

沸水入壶,壶盖高冲,茶叶悠悠散开,迷人清香扑面而来。近日,由福建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以“万里海丝·闽茶飘香”为主题的“闽茶海丝行”马来西亚专场活动在吉隆坡举行,现场一张张长桌前,一盏盏茶杯里,飘荡的都是闽茶的馨香。

近年来,为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深化福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茶业经贸合作、茶文化交流互鉴,福建持续开展“闽茶海丝行”活动,先后深入欧洲、东南亚等14个国家和地区举办闽茶推介会,并设立12个“闽茶文化推广中心”,向全球爱茶人士讲述闽茶故事,分享闽茶魅力。

今年,马来西亚吉隆坡就是“闽茶海丝行”活动的重要一站。

“茶是世界三大饮料之一,中国是茶的故乡,福建是中国最重要的茶叶产区,是乌龙茶、红茶、白茶、花茶的首创地,种茶、制茶、饮茶、销茶的历史悠久。”活动当天,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通过视频连线,向现场嘉宾分享了多彩闽茶的故事。

他说,海外认识福建,多是从茶开始。早在唐朝,福建就是中国茶叶主产区。到了宋代,福建茶更是首屈一指。1610年,福建武夷红茶销往欧洲,并迅速风靡世界,引领全球饮茶风尚。到了18世纪,从福建武夷山至俄罗斯圣彼得堡、莫斯科的万里茶路兴起,成为继“丝绸之路”之后中欧之间又一条重要的陆路贸易通道。

“当前,全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的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融合发展,坚持绿色发展、质量兴茶,福建茶品质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陈明旺说,一盏闽茶真切映照出福建之于中国、之于世界的意义。

迄今为止,参与该活动的闽茶龙头企业已有20多家,各企业同多国客商签订了茶叶经贸合同,取得丰硕成果。

“马来西亚与福建有着深厚的茶缘。在马来西亚,几乎全民都喝茶。”马来西亚国会议员、马来西亚原对华特使陈国伟深有感触,“近年来,除了红茶、黑茶,乌龙茶也越来越受马来西亚人欢迎。马来西亚的茶市场丰富多彩,每年举办茶旅游节、茶交易会、茶文化博览会,现场都很火爆。希望闽茶能通过马来西亚国际展的平台走向世界,马来西亚商界也可以把握福建的发展机遇,双方互相借鉴、融合发展。”

“中国茶在马来西亚的传播发展历程,不仅包含了茶叶商业的历史,还包含了中国南来的华人如何在马来西亚商界创下一番事业的辉煌历史。”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主席、马来西亚茶业商会会长刘俊光由衷感慨道,马来西亚茶业商会也在两国茶叶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活动已是“闽茶海丝行”第三次走进马来西亚。活动现场,嘉宾们还一同观看了“闽茶海丝行”活动回顾视频,欣赏地道的福建工夫茶冲泡技艺,品鉴了品品香、日春、戏球等知名茶企的茶品,共同领略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品味中国茶文化的魅力。

“每喝下一口,都是浓浓的乡情。”接过茶艺师递来的又一盏闽茶,祖籍安溪的马来西亚华侨魏荣南不禁说道。他表示,自己要不遗余力地宣传推广家乡茶,繁荣茶文化。

第二次走进“闽茶海丝行”活动的马来西亚大学生马特笑着说,他愿意品尝各式各样的闽茶,他认为,这是改变世界历史的味道。

八山一水一分田。在福建,有山的地方就有茶;在世界,有水与路的地方,就能闻到“闽茶”香。未来,“闽茶”如何飘香更远?“海丝行”始终在路上。



全国政协委员、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政协副主席杨艳:

德昂族酸茶,就是生活的滋味

本报记者 徐金玉

“家里有喜事,一包请柬茶;吵架闹别扭,送上一道歉茶;起房盖屋,喝口建房茶……茶到意到,迎客茶、提亲茶、求助茶、回心茶、和睦茶等,德昂人的生活可谓处处离不开茶!”说起家乡德昂族同胞的茶俗,全国政协委员、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政协副主席杨艳如数家珍,“在德昂人的生活中,茶叶不仅仅是食品、饮品,具有自然功效,同时也是人际交往、沟通情感的媒介,具有独特的社会文化功能。”

近日,“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令杨艳感到“双重”惊喜的是,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的“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作为子项目也入选其中。该技艺自2021年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仅仅时隔一年再攀高峰,无疑为当地打造了享誉世

界的、最富民族特色的文化名片。

作为德昂族同胞,杨艳的言语间满是自豪:“我们德昂人是茶的子孙,古老的叙事长诗《达古达楞格莱标》代代流传,诗中就称‘德昂族是茶叶变的,茶是德昂族的根’;德昂人是古老的茶农,从茶神的传说中走来,是包裹着茶香民族。”

甚至连古歌里都是这样唱道:“孩童在茶树中快乐成长,年轻人的爱情在茶树上开花结果,老人在茶树边安享晚年,逝去的人们把回忆留在茶树间,身躯汇成一片片茶林。”

“茶为骨,酸为魂”,德昂族敬茶、种茶、喝茶、吃茶,生活与茶密不可分,而酸茶的制作不仅仅是门手艺活儿,更是一种生活态度。茶叶采摘后,要经过杀青、揉捻、厌氧发酵、春制、晾晒等,德昂人一遍一遍重复着这些枯燥的动作,用坚守成就初心。”杨艳感慨道,苦尽酸来,才能品出回甘。“对

我们来说,生活就是酸茶,酸茶就是生活的滋味,如今,酸茶也走出了火塘,成了德昂山脱贫增收的新亮点。假日游、农家乐中,酸茶是必不可少的体验项目。”

在杨艳看来,使用就是最好的传承,发展就是最好的保护。传承和保护酸茶制作技艺,应进一步加大对德昂族酸茶功效的研究力度,为酸茶与人体健康呈现正相关性提供更多的科学依据,扩大消费市场,提高产业效益。

“德昂族酸茶是国家级非遗项目,也是世界文化遗产,政府应从多方面加强支持力度,不断挖掘酸茶的市场价值和民族价值,塑造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品牌。”杨艳说,同时要在供给侧上做文章,根据酸茶的特点,开发酸茶为代表的民族餐饮、休闲食品,通过多样化的产品推动酸茶市场朝着多元化发展。

动起手来,去喝茶!

张治毅

茶叶虽小,品之有味,这味道除了茶叶本身,重要的是还来自其中的劳动过程。因为来之不易,别有一番风味。

茶叶的采制过程最为劳神费力,虽然现在已经有机械的参与,但总的来说,人工还是无法替代。采茶制茶,有苦有乐。

南宋诗人范成大,写有夔州竹枝歌:“白头老媪攀红花,黑头女娘三髻丫。背上儿眠上山去,采桑已闲当采茶。”农村妇女刚忙完摘桑养蚕的活计,又开始上山采茶。家里的幼儿大小,需要放在背篓里随身照看。茶不等人,采茶正是农忙时,一家三代娘子军齐上阵。大人们忙碌中,幼儿已经在背篓里熟睡。这辛苦的画面,也能感受到些许天伦之乐的幸福。

农家女性有着勤劳的禀性,手脚麻利,采茶效率高,千百年来一直是采茶的主力,至今依然。明代吴达和写有一首《春晚步龙山麓》的诗,其前半首写道:“布谷催耕急,水田犹积沙。童搜雷后笋,妇抢雨前茶。”一个“抢”字,是精明能干的女性形象。既写农时之急,又描绘出采茶女动作之快。没有一双采茶的“无影手”,是完不成上山“抢”茶任务的。

茶叶采下山,进入制茶阶段,这种力气活离不开男人的参与了。唐代诗人李郢在《茶山贡焙歌》中有“蒸之覆之香胜梅,研膏架动轰如雷”的描述,这是官家制茶的大场面,工人以男性为主。农家小户制茶,也需要男人操作。生活在晚唐时期的皮日休,写有《茶中杂咏》十首,其中《茶舍》短小清新:“阳崖枯白

屋,几口嬉嬉活。棚上汲红泉,焙前蒸紫蕨。乃翁研茗后,中妇拍茶歇。相向掩柴扉,清香满山月。”山野之中,一座茅屋,老夫妻分工协作,焙茶成团,一直忙到山月伴着茶香升起。

明代以前,人们喝茶的手续烦琐,爱茶者仍乐此不疲,通过复杂的准备工作寻找仪式感,收获品茗之乐。唐人多用煎茶法,诗人刘禹锡与孟郊是茶友,在一首诗中记录了二人野外煎茶的活动:“粉细越笋芽,野煎寒溪滨。恐非灵草性,触溪皆手亲。敲石取鲜火,掬泉避腥鳞。荧荧爨风铛,拾得坠巢薪。洁色既爽别,浮氲亦殷勤。以兹委曲静,求得正味真。宛如摘山时,自歇指下春。湘瓷泛轻花,涤尽昏渴神。此游惬醒睡,可以话高人。”

从这首《与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诗中可以看到,那次约茶,从敲打磁石生火,到汲取山泉备水,再到收拾从树上掉落的鸟巢炭火煎茶,一整套工序都是刘孟二人亲力亲为,他们执着追寻茶的真味,喝完亲手煎的茶,内心得到极大的满足。

现代人喝茶越来越崇尚简便,特别是绿茶,随手一个杯子就能享受喝茶的乐趣。也有很多爱茶的人,更愿意花一些功夫,把喝茶之事作为一次心灵治愈的过程,寻一处专门之地,置炉、煮水、烫杯、品茗,专注于手上动作,放空了大脑与心灵。

通过自己劳动得到一杯喜欢的好茶,从古至今,一直未变。在北京时间11月29日,“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世界对中国茶的认可,也是一次茶为国饮的响亮倡议:让我们动起手来,喝茶吧!

“雨花茶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南京的骄傲,也是我一生的骄傲!”近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雨花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盛峰在朋友圈分享道。

11月29日,我国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涉及15个省(区、市)的44个国家级项目,南京雨花茶制作技艺名列其中。

“南京雨花茶的前身,是清代《虫鸣漫录》记载的一种产于南京的‘云雾茶’。”啜饮了一口雨花茶后,陈盛峰将它的前世今生娓娓道来:1958年,在国家大力发展茶叶生产的号召下,“江苏省名茶创制委员会”创立,多位茶叶专家及十多名制茶高手集结中山陵园进行研制。

“当时,以俞胤儒为代表的老茶工在云

南京雨花茶何以惊艳世界?

李文明

雾茶基础上,研制成功出这款针形茶,犹如紫金山上的青松翠柏挺拔,象征着革命先烈不惧牺牲、万古长青的精神。”陈盛峰说。而雨花茶能成为中国名茶,离不开持续不断的技术攻关和师徒间的用心传承:第一代陆洪,第二代林双贵,第三代俞胤儒、王家荣,第四代黎志德、赵启华,第五代陈盛峰、陆葵香,第六代王亚仑等为代表的传承群体,怀揣着保护和传承的初心,终让雨花茶大放异彩。如今,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市级以上代表性传承人有7人,从业茶农达3万人,相关产值达10亿元。

“我是大学毕业后,和雨花茶结下的不解之缘。当时,我来到中山陵园管理处后,经常深入到茶园一线,学习茶树种植和养护,向炒茶师傅学习炒茶技艺,并在十年前,创办了南京盛峰茶叶有限公司。”陈盛峰说。

2006年,他从报纸上得知龙井茶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第一次知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陈盛峰眼前一亮。“看完报纸后,我想既然龙井茶能申报成非物质文化遗产,雨花茶也可以!”于是,从2006年开始,他便一直为雨花茶制作技艺的申遗四处奔走,“雨花茶有辉煌的发展历史,我们将前辈师傅们的研究成果归纳系统化,并提出自己的阐述及一些理念,形成了今天雨花茶研究的理论体系。在梳理南京雨花茶的历史渊源、科学价值的过程中,能够一步步走到今天,也缘于南京这座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

2019年,在江苏省文化厅和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南京市文广新局的支持帮助下,在省市专家学者指导下,南京盛峰茶叶有限公司作为申报单位,正式启动了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申报工作。

令陈盛峰深感欣慰的是,2021年6月10日,南京雨花茶制作技艺被正式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在他看来,这项工作至关重要,是雨花茶参与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前提条件。在2021年初,他也积极参与到“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的保护组申报工作。

“雨花茶制作技艺能够成为世界非遗,得益于我们赶上了好时代,也离不开所有南京茶人的努力和付出。这张文化名片,注定闪耀世界。”陈盛峰说。

